

徐襄陽西園雜記卷下

鹽邑志林第二十三帙

鄭端胤

黃岡樊維城彙編

後學姚士麟訂閱

劉祖鐘

玉笥生張憲為研補歌滄洲生朱弁打研文并釋音一通寫憲詩于左與好事者傳之至正十一年春三月初吉楊子維楨廉夫在弁類村居試奎章賜墨謹識張憲歌并序曰玉帶生者端人也事宋文山丞相為文墨賓與同館謝先生翱友善宋革丞相殉國訃聞生與翱哭于西臺之顛復憫宋諸

陵暴露私相蓋覆識以冬青木而去後翽道卒生
今歸于會稽抱遺老人與秋聲子輩爲七客初宋
上皇以丞相恩賜生紫衣玉帶至今不改

宋末梁隆吉聞杜鵑詩云不如歸去錦城宮殿迷
煙樹天津橋上一兩聲叫破中原無住處不如歸
去元末燕京聞杜鵑丘文壯公詩云不如歸去中
華不是胡居處江淮赤氣亘天明居庸是汝來時
路不如歸去同一詩也梁嘆宋社之已屋丘喜胡
運之告終所感有不同耳

文文山被執而北王炎午

北翁作生祭文以速其

死累千五百言讀之令人悲憤不已及文山殉義
謝翽臯羽乃哭祭于嚴陵西臺爲歌以招其魂一
愛助于未死之前一哀挽于旣死之後文山事君
之忠取友之正可并見矣

程嬰殺子而存趙孤魯孝義保殺子而存公子
同一義也紀信誑楚而解滎陽之圍韓成誑漢而
成鄱陽之捷同一權也謝翽登嚴陵西臺而祭文
文山成器登龍泉山頂而祭劉忠愍同一悲憤也
如此相類事甚多孰謂古今人不相及哉
予過杭之集慶寺觀宋理宗像因憶宋遺民錄

載元胡僧楊璉嘗發宋諸陵取其金寶截理宗頭
爲飲器後我太祖高皇帝求得之瘞之南京高
座寺山後復命浙江守臣還葬故陵及觀林霽山
夢中詩註又云理宗顱骨爲北軍投湖水中霽山
賂漁者覓得函之託言佛經葬于越山豈葬後復
爲胡人所取去故太祖求得之耶其真理宗之
顱骨與否不可知矣感嘆之餘因作一絕云穆陵
天子越山鑛自謂珠襦百世安許大頭顱留不住
空遺餘像與人看

方太常時舉云同母異父昆弟之服子百

齊

衰比之親兄弟焉是不知有父也子游曰其大功
乎近之矣游氏以爲無服比之途人焉是不知有
母也橫渠曰其小功乎得之矣予謂凡爲之服者
雖總麻之輕亦必有所繫屬然後爲服若同母異
父之昆弟其母旣與父絕所生子即與途人無異
諺所謂有稱呼無服制者何以小功爲哉游氏之
說得之矣如其該服先王制禮已有之矣何待後
世之議論乎

鎮江府廨舍有蜂一筒逸出失其王羣蜂搶攘終
日至夕皆死不下萬餘貳守嚴應階義而埋之號

曰蜂冢士夫多有題詠比之田橫之事予歸自金陵應階爲予言之埤雅曰蜂無王則死觀此益驗應階予同年進士也

國制文職極于六曹父子相繼爲尚書者如盧氏耿清惠公九疇爲刑書子文恪公裕爲吏書南宮白恭敏公圭爲兵書子文裕公鉞爲禮書盱江河公文淵爲吏書子文肅公喬新爲刑書太原周莊懿公瑄爲刑書子文端公經爲戶書金陵倪文僖公謙爲禮書子文毅公岳爲吏書三原王端毅公恕爲吏書子承裕爲戶書閩林文安公瀚爲兵書

子庭棉爲工書餘姚王公華爲吏書子守仁爲兵書吳江吳公洪爲刑書子山亦爲刑書靈寶許襄毅公進爲吏書子誥爲戶書讚爲吏書俱不易得而許氏尤盛至若德興孫公原貞爲兵書而孫清簡公需爲吏書祖孫相繼僅一見也

國朝文臣忠直不以死生二其心者安成李公時勉吳郡陳公祚李公永樂中爲侍讀因三殿災上疏言事忤旨繫獄兩歲不死洪熙初以時政違節抗顏極諫上怒命武士撲以金瓜數十脇肋已斷其三曳出不死改爲御史復因言事下獄受挺

棍又不死正統初爲祭酒不屈忤王振矯詔以百斤枷枷之太學前時年七十四國子生石大用上疏請代得釋致仕去陳公永樂中爲河南叅議言事謫太和山佃戶躬耕者十年宣德初宥回擢御史出按江西上疏言事上大怒械至京併籍其家闔門十六口皆錮死獄中英宗即位知公忠直詔復原官按湖廣條上遼王不軌數事上怒械至京以離間論死繫獄後王事覺獲免改南京雲南道又劾法司深刻陞福建僉事致仕亦八十餘矣若二公者愈挫愈勁百折不回不少懲艾豈非純稟陽剛之氣者乎東坡稱劉元城爲鍊漢二公其無愧焉者彭惠安公錄名臣而退陳豈亦不知其人乎予故表而出之

楊文貞公歷事五朝在內閣四十餘年佐理之功居多我朝賢相公爲稱首仁宗嘗以銀圖書賜文貞諭之曰惟卿子孫由是知卿克以顯榮不易惟艱思保守之惟朕子孫亦由是知卿弼朕之功以保全爾子孫與國咸休永世無斁國恩如此之厚若可憑藉者後冢子稷居家多不法爲鄉民李某所奏逮至京坐死文貞時年幾八十驚憂成疾

在告 英廟降敕慰諭不少貸公竟以疾不起稷
旋伏法文貞元老爲 列聖眷重乃不能庇其子
當時刑憲甚明故也後世要官子弟肆爲姦惡下
不敢發上不得聞何哉

清遠伯王驥修治祖墳務爲宏壯壞民間室廬田
地不勝勞擾衆有怨言一夕盡發其祖父骸骨棄
毀之葉文莊公有詩云破却人家作祖墳祖宗遺
殖反成塵足爲侈橫者之戒

陳白沙應召赴京過南安時張東海爲守餞之金
熬閣閣前有玉枕山白沙口占一詩云一枕橫秋

碧玉新金熬閣上見嶙峋使君得此渾無用賣與
江南打睡人東海戲復之曰客囊羞澁客衣單那
有黃金買此山多少高人眠不着雞鳴催入紫宸
關白沙聞之憮然予聞之陳以載云云東海詩話
所載尤備

杭王琦正統時山西提學僉事致仕歸不事生產
家極貧隆冬大雪僵臥不起親故餽遺一無受天
順中竟卒于飢寒杭人至今稱餓死王僉事可謂
至廉者矣忠清里坊額列唐褚遂良 皇明郎中
項麒及琦三人杭人云項之人品非二公倫也殆

阿私所好者爲之耳

白巖喬公字長身偉貌聲如洪鐘博學好文工篆
捕善圍棋負一長者悉得延見獎拔遇事從容裁
處無疾言遽色待屬官有禮馭輿憲有恩盛怒未
嘗出惡言德器深厚寬洪簡重有大臣之度雖其
天質之美而所以養之者亦有素也 武廟南征
時公爲留都大司馬邊將江彬跋扈下視公卿獨
嚴憚于公公亦不動聲色而能潛消其驕悍之氣
當時留都非公鎮定事未可知嘉靖初召爲冢宰
天下想望風采未幾爲議禮擯斥以死惜夫

南兵侍黃公瓚儀真人貌古陋性狷介寡合薄于
自奉每且惟啖市餅二枚茶一甌卽入部舊袍敝
履終身雖慶賀令節不易一衣散衙歸閉門靜坐
不輕出訪客客亦罕至其第者不飲酒日用惟豆
腐青菜數日市肉一斤每月武庫吏以俸皂銀送
入收貯一櫝鎖之日袖其鑰夫人繼而少不堪其
窘伺公出啓以它鑰竊其零物仍鎖之他日暇開
櫝稱檢缺其數反罪庫吏償之人傳以爲笑蓋儉
而失之陋者

東湖吳獻臣先生警敏有謀不好華靡正德己卯

以都御史賑恤湖藩巡郡邑幅巾布袍悉屏導從
肩輿獨行行數置杖策徒步遇窮簷蔀屋卽走入
與村夫野姬談穡事及詢守令臧否民情利病乃
復升輿頃復如之人不知其爲達官也且夕坐堂
上手披心畫見時事可憂執人可議卽草疏論之
無所顧忌對僚屬捫虱自苦首垢面人率嗤其
爲迂爲恠然其崇尚理學抱負經濟遇義敢爲不
避艱險歷官所至著名在廷諸老莫之或先亦近
世之名臣也自釋褐以至大拜立朝者僅數日士
論惜之

王忠肅公翱爲冢宰十有三年嚴毅廉公人莫敢
犯散部恒止宿朝房非朔望令節謁先祠不歸私
第因寡女在室覓一老姬爲伴者數年監生某因
托姬求得某部司務姬爲言公第念姬數年周旋
未嘗有所干請輒許之不虞共獲厚賂也某旣得
選卽有造飛語帖于公門曰白銀一百兩監生選
司務要問過錢人寡婆與寡婦公見之大悔卽乞
歸然公之清操朝野共知此亦不足爲公累也予
聞之吳南溪方伯云

李西涯先生少時與某同學後某亦鄉舉任邵武

二守居官甚廉銓曹皆知其名弘治中某以缺守
應朝于京事竣以閩葛二端訪西涯西涯知其清
苦却之瀕行西涯以段二疋書一部爲贐某亦辭
段而受其書書約有三十餘本旣行舟中無事於
封展玩書中夾赤金箔數百葉重若干兩某驚歎
以爲不知何人所餽餽以此者欲西涯之薦拔也
而西涯又不知又以餽諸人斯人之妄投西涯之
濫受皆可笑也仍固緘之寄還西涯且致書責西
涯爲台輔不能謝絕苞苴直以表率百僚西涯得書
大慚復書謝之

孫九峯先生交成化末爲南京車駕主事時散部
後僚輩各歸私第或出訪客或拉朋儕飲奕先生
獨退火房默坐觀書至晚方回嘗曰對聖賢語不
猶愈于對妻妾宿客乎王端毅公時爲南司馬甚
愛之弘治初端毅公起爲冢宰卽調文選用以自
輔後至戶部尚書致仕嘉靖初復起前職欲大用
先生固以老請歸予屢接其言論恂恂誠慤無大
臣氣象其清慎篤于自修始終一致云

李子陽先生爲南京禮侍時江文瀾先生爲大宗
伯一日江公先至部坐後堂候李公至升堂久不

至少間江公降座出迎望空拱揖連應諾諾從吏
不知所爲驚報四司司官趨出江公曰適李先生
來告辭且以老母相托言訖不見可令人覘之卽
令吏往候李公已中風臥床矣吏回報江公卽偕
司屬造問至則氣已絕矣江公大慟爲經紀後事
且慰安太夫人予時在南都備聞之不一月江公
亦下世蓋其見李時神氣已衰故亦不久耳

左都御史王公璟立朝方正熟于典故諸司事有
難處者就質之公必詳檢歷朝事例之相合者
以示無不允當平恬淡寡欲年餘六十惟結髮

夫人不畜妾媵人每勸公納妾不從一日夫人

用數十金潛聘良家子娶至第公朝回夫人迎

謂曰今日有喜可賀公以其故夫人引女子出拜
公拂衣起立命昇歸曰更一宿吾行毀矣聘費亦
不取此爲吏侍時也夫妻白首相敬如賓一時
諸老罕及焉予聞之李濟之御史云

楊文懿公守陳發解登進士入翰林爲學士同母
弟守陞又以解元及第爲編修從弟守隅守隨文
懿子茂元茂仁俱相繼登進士同宦于京好事者
作春聯以侈之云半壁官花春宴罷滿床牙笏早

朝回後文懿官至吏侍守陞至吏書守隨至工書
謚康簡守隅至大理卿茂元至刑侍茂仁至按察
使皆有賢名比弟子姓一時之盛江南文獻之家
鮮能儷焉

王晉溪瓊未第時讀書僧舍每夕僧于窻隙窺之
見紅紗燈籠二在公左右若有人持侍者無間夕
心異之公一日回水數日復來僧窺之則無所見
矣明日僧問公回水曾作何陰騭事公曰無僧固
詰之乃曰曾爲某 稅作一退婚書耳僧曰速改之
當告之故公卽回 延前書燬之復來謝僧併詢其

故僧給以無他但觀公神色而知之耳至夕僧復
窺之二燈如故明日始述其事于公曰鬼神不可
欺惡念所當遏也公後必遠大善自愛之後公官
至大司馬冢宰通敏有才略然卒以傾險取敗云
嘉興朱鹵菴先生冕正統間以鄉貢士爲崑山教
諭嚴立條約諸生陞堂衣冠步趨不整亦不貸少
長分坐居宿號房夜向闌書聲猶相屬先生間挾
一童籠炬扣門與語察勤惰發疑難文字親爲竄
抹諸士化服多至大成時魏文靖孫互鉉教松江
曹安教 亦然一時師儒之盛後世莫能及也

鄒文敏公濟爲庶子日 文廟一夕夢大星墜于
庭明日朝罷問庭臣夜來誰得子者濟奏臣夜來
得一子卽康靖公榦也 上喜卽賜月米一石生
三月夫人入賀 皇太后壽携之入宮 太后親
抱之睡則臥之御床此亦奇遇也後康靖舉進士
累官禮部侍郎一日奏事便殿掩口而對 憲廟
以爲失大臣體欲去之吏部言榦一 時過于敬慎
無他罪父謂之南京未幾 孝廟臨 祚視朝不見
康靖宣問鄒先生安在吏部以南京對卽日召之
陞禮部尚書加太子太保蓋東宮舊 原 孝廟爲

太子時雅敬禮者不久卒于位其始 終遭際如榦
者不多見焉

吳康齋先生天順初以石亨薦朝 廷 遣使以詔幣
聘之康齋忻然就道其所經處名其 橋曰迎恩嶺
曰皇華亭曰天使曰集慶曰綵雲又 從而歌咏之
是雖榮君之召較之不以富貴動心 者有間矣及
至京授之以宮僚布衣際遇可謂極 矣然意猶未
愜力辭而歸昔許魯齋應召赴都道 謁容城先生
允生問曰公一聘而起無乃太速乎 答曰不如此
則道不行後容城被召至以爲贊善 大夫卽辭去

又召爲集賢學士復以疾辭或問之乃曰不如此則道不尊康齋之出處爲行道耶爲尊道耶必有能識之者

本朝大臣人物最偉者倪文毅公一人身長八尺體有四乳垂紳正笏望之如神班行中特出一頭四夷朝貢使見之皆嘖嘖仰羨以中國有若人也嘗退食解帶侍吏四人方能圍之厥考文僖公禱于北岳而生故名岳實異人也弘治中位冢宰爲海內具瞻不久卒于官士論惜之予在南都從其嗣子霽得觀公像方面垂胡微鬚爛日見者起敬

霽以爲逼真云

林見素先生雲南長憲時寺有大佛民爲疾病官事者競鎔金汁澆佛身以祈福庇誣惑成風莫之能禁見素至卽欲去之一語詰其寺令市人毀其佛市人惧不敢令皂人毀之皂人亦惧不敢見素乃自引斧碎佛首衆始從而毀之得黃金數千兩上之朝後佛亦弗能爲禍也

吉水羅僑正德初官大理評事上疏言 武廟狎昵羣閹怠棄國事言甚激直自分言入必死乃與妻子訣別載棺西長安門候進止疏入 上果大

怒下詔獄拷掠幾死削官回籍劉瑾誅詔復原官
辛未五月僑至京到任予時觀政大理僚案方舉
酒相賀中官張永令人密語僑曰 上閱吏部到
任題本見僑名大罵曰這酸子又來做官作死作
死宜自退避僑卽日出 歸宸濠之變倡義勤王
終武廟之世不復用嘉靖初起知金華府終廣東
叅政

劉源清東平人正德甲戌進士知進賢縣政令嚴
肅人不敢犯宸濠之變邑中洶洶謀竄匿源清閉
關下令曰敢逸者斬有家僮欲逃去卽手刃以徇
妻子皆鎖一室積薪其傍疾事急舉火濠遣兵校
婁伯等取印及徵兵源清俱斬之檄報傍縣互爲
防守自是民志始定濠不敢東向進賢之首功
也始源清聞變題衙壁上節義不可失富貴不可
圖綱常萬古在我庸非丈人後率衆勤王以功累
陞副都御史撫大同坐事 住今北邊有事若源
清者正宜用之而嫉之者 永惜哉
莆田楊瓚爲考功時方正 廉公爲王忠肅公所重
嘗語人曰楊震以却金名世吾竊憾焉舉茂才而
得懷金之人其智或有未盡也却金而存四知之

畏其廉或有未誠也觀其言可以知其人矣
于大節爲浙江憲使風節甚著素有目疾爲言官
所論遂乞歸藩臬諸僚餞之西湖酒間公自吟曰
別人笑我眼昏花我看孤山定不差今日解官歸
去好綸巾羽扇玩柔麻從容自得無怨尤之意後
復起山東憲長卒于官

朱裳公垂沙河人性廉介一毫不苟取爲御史有
聲擢鞏昌守轉浙憲副左方伯終日蔬食菜羹非
待客未嘗買肉妻子布素親操井臼無異貧民冬
夏惟紗段袍各一無可更換迎父就養同列共製

新衣一襲爲壽父却之蓋其家教如此後爲都御
史巡視河南嘉靖己亥 章聖梓宮還 葬安陸裳
迎送過勞得疾道卒時盛暑三日始殮體魄已潰
腐矣夫爲廉吏而不獲善終天道果何如哉

衛瑛山西洪洞人成化中以鄉貢士爲真定通判
至開封守政尚平易務在安民上官有所求爲者
卒不應居官不以妻子自隨歲所得俸皆付庫吏
收掌用則取之衣服車馬非敝不更造在任九年
陞河南叅政致仕至今汴人稱其廉

余瓚京師人成化中爲真定守政尚嚴明吏民畏

服性簡伉不能下人見巡按御史才再斤而已以故當道咸嫉之他日有劉御史者按真乃意欲屈之甫至境得府中投牒人輒持小過笞辱之因以悚瓚瓚聞之笑曰是將嗾我也會御史適留河東巡鹽王御史泛舟大陸澤飲宴爲樂數日不去瓚乃移文諭之曰寧晉地瘠民寡比歲蝗旱二公亦各奉命有公事池上之飲淹留彌旬坐坐帳之具不無損于民者幸量移一邑時二人方坐廳事發封相顧失色王卽驅傳去劉愈大恨之然亦不能害也其時吾郡守楊承芳所爲政類此時循吏如

開封守衛瑛岳州守張舉皆廉介著稱嗚呼今不可得而復見之矣

胡宗道鳳翔人弘治中爲襄陽守在任四年有惠政聞母喪卽日徒步出城不假輿馬行李蕭然悲號慘戚感動路人服除補任某處乞老歸旣抵外舍其兄尚在聞其歸怒曰是必敗官而回也不容入門宗道出致仕文憑示之始容人見事兄如嚴父家政秩秩襄人至今稱之若此者其真古人歟

霍兀崖尚書諡正德八年某月廣州守魏廷楫夢府學明倫堂張一燈兩廣山川皆洞照無遺俄頃

十三省山川俱了了在目魏守語人曰府學生員
必有發解魁天下者是秋鄉試兀崖果第一明年
甲戌會試復第一後議大禮累官至宮僚孤忠峭
直天下皆知有兀崖夢不誣矣惜未究其用而遂
卒云

安陸李浩天順間以舉人會試下第行橐已盡欲
歸不得窘迫無聊一日詣市問卜既得卦卜者問
何用浩言欲于某宅賃物作路費何日何歸卜者
曰此卦官爻大旺不出五日卽當顯用矣何歸之
謀浩自念選期未及從何得官且笑卜者之妄越

三日吏部以急缺科官奏于下第舉人內選補時
下第者俱已出城止浩輩七人赴部選用三人浩
居首授某科給事中累官至都御史人之出處自
有定分如此而卜者之術之神亦不多見也浩乃
于同年黎工侍奭之外祖奭官南通政時每爲予
道之

永嘉黃文簡公淮不數世子孫有以神道碑石鬻
于人者謂買者曰汝買去可解薄用之薄則無人
復買矣華亭錢文通公溥治第役鄉民擔土問土
從何處擔來鄉民曰黃廉使宅基上擔來卽黃翰

有聲永樂間者不數十年宅基已為人挑毀矣觀此二事則區區爲身後計者當深省云

胡安忠公淡母李夫人夢僧以一桃與之寤而生公髮白數日有僧至其家索觀云見我當笑抱出見僧果笑人問之曰此吾天池高僧後身也言當以笑爲記逾月髮俱黑建文庚辰科舉進士文皇繼統爲戶科都給事中上以其忠實命巡行天下觀風俗詢訪人才其實踪跡建文君所在并察人心向背也在外者十餘年窮鄉下邑無不至寓川廣最久聞公曾見建文卒護全之後爲禮部

尚書二十二年我朝大臣久任始終眷注者惟公一人至今其家富盛人以爲厚德之報云

楊邃菴在吏部楊石齋閣老欲援之入閣邃菴致書云內閣之選必由翰林劉瑾變制引用所私至今公論不容執事此舉是欲曹元我也劉宇我也石齋寢其議後在部久乃謀入閣梁厚齋薦于上詔取之邃菴辭本云內閣之選必春官舊臣翰林碩儒與之先朝薛瑄李賢超格特用以才望迥異而然臣曷敢與二臣班乎有才辯人隨意荅述俱能動人類如此

刑部尚書張子麟真定藁城人父名欽初爲倉攢
典爲事問革遂力農一日鋤地見二人一老一幼
青衣負囊如術者流注目視之幼者曰好箇尚書
老者曰好看尚書欽聞之急趨問已不見矣後生
二子長子麒淮安通判次子麟刑部尚書欽八十
受封錦袍玉帶二術士殆異人歟

今上自湖藩入承大統駕至良鄉禮部具儀注差
主事楊應奎進呈云駕至自東華門入直至文華
殿如藩王禮文武百官三疏勸進始登極 上覽
之卽變色曰遺詔卽日遣官迎卽皇帝位如何又

以藩王待我四月二十一日駕至張掖門外止宿
次日由大明門入卽位禮官忤意已基于此矣豈
待稱號而始然哉

仁廟卽位初以繩愆糾繆銀圖書賜蹇忠定夏忠
靖楊文貞楊文敏金文靖五臣論之曰朕有過舉
卽具疏用此封進朕不難于從善也其眷倚之意
至矣 宣廟嗣統又以銀圖書各一賜數老臣文
貞曰楊貞一忠定曰忠厚寬弘忠靖曰含弘貞靖
文敏曰方直剛正胡忠安曰清和恭慎各象其德
此人臣之殊遇帝王之盛舉也故當時諸老盡忠

輔翼海內又安宣德之治號爲至理嗣後不逮焉
至嘉靖中今 皇上寵任內閣輔臣亦各有銀圖
書之賜其將順匡救之道方之前烈何如 睿鑒
之下邪正恐莫能匿矣

宋林行已云天將祚其國必祚其國之君子視其
君子之衆多如林則知其國之盛視其君子之落
落如晨星則知其國之衰視其君子之康寧福澤
如山如海則知爲太平之象視其君子之摧折頓
挫如湍舟如霜木則知爲衰亂 一 時我朝人才一
盛于永樂宣德耆俊如林 一 心協海內殷富遐

哉邈乎不可及矣再盛于弘治君明臣良有雍熙
氣象三盛于嘉靖之初元老並出太平可望惜皆
不久于位今在朝君子不特如晨星落落駸駸乎
湍舟霜木矣可勝慨耶

正德辛巳秋太白晝見欽天 一 云見秦分陝西當
失一大將不一月巡撫許都御史銘散軍士月糧
銀兩舊規每石六錢時關中飢米價騰貴一兩五
六錢易米一石軍士懇告加添許公堅執不許總
兵李隆往見許公議之許公不少易李出語軍士
曰許老爹決不肯加我亦不能回任爾曹爲之衆

軍士遂譟而入亂石將許公捶死置于廳鼓中架
薪焚之事聞遣法官往問戮爲首軍士十餘人李
問主謀械死于刑曹李正德中統兵勦姚元洞寇
縱下暴殺民謠曰莫遇李隆軍 罕逢王浩八 姚元
賊首也 見賊猶可生見軍必定 叔李之死其亦安
殺之報歟

蘇州鎮海衛毛翁年八十餘喪子家貧訓蒙自給
有星士過其館爲推命云還有一十年蹭蹬交百
歲外富貴矣翁笑曰人年八十 與死爲隣豈有百
歲外尚富貴者乎至九十七而 孫禮部尚書文簡

公澄中舉百有四歲澄 狀元及第未幾封修撰弘
治十一年建太倉州翁有老官田數十畝在州治
前居民爭買爲屋基高價售之得金數百至百十
二歲而終此天壤間大異事也

予觀政大理時五月朝命中官張永詣大理會三
法司錄囚刑部有二囚 西安府通判一西安府
推官皆以阿附劉瑾問 斬罪先是劉瑾欲于原
籍陝西營一第宅撫按承奉檄藩司起造規制宏
侈僭擬宮寢瑾誅第宅沒入官二人皆前管工官
也故連坐之郎中讀招詞畢永曰二人卑官豈得

輒附奉藩司所委不得不任使耳今陝西左右政使主此事者已陞京堂而委官坐死何以服人蓋指工侍夏昂也時刑書新昌何鑑左憲福建王鼎大卿北京張綸皆侍宦聞永言起立拱謝曰公論也二人遂得釋永備僚觀明達有謀不附逆瑾爲賢內侍也

台州推官某父在任愛石梁鴈蕩之勝時出遊覽富家士族爭禮延之守巡官皆以縱父出遊受賂填註考語巡按御史劉魁素著風裁賊吏解組至台召推官問汝父在任時好登覽有此事否推官

免冠謝罪劉曰吾獨取爾也子貪名位而禁父私衙若牢獄然豈得爲人子乎行文獎之識者嘉某之能孝而稱劉之知政本也

元宛丘趙天錫舊爲吳掾後官至副總管公差至吳因訪隣舊戒其僕曰汝至人家須鞠躬屏氣扣問但曰前路吏趙某來望慎毋曰趙總管我朝崑山余熾故鑷工子洪武初爲吏部尚書造里中人家必戒其下云第稱余詔兒子來望勿云官人

二者皆厚德之事視自炫顯以驕鄉人者有問矣陸水村爲吏部尚書坐黨宸濠被收以兵部王晉

溪代之晉溪以頻年爲冢宰者多不利命司官將
公座并火房器具通行改作洗滌方到任有揭帖
于堂壁云好做好做莫過莫過待到明年連你三
箇不數月晉溪亦以黨江彬下獄吏部爲六曹之
首自正德庚午尚書張綵黨劉瑾被誅庚辰水村
敗辛巳晉溪敗十年之間凡三見焉果如帖所云
要地豈易居哉

陸機在洛附家問于黃犬郝經羈真州寄帛書于
北雁郭仲賢尹曲阜得家信于鵝鴿夫禽獸能不
負所托如此觀此則茲武上林之雁容或有之矣

湘獻王 太祖第十一子能詩善書驍勇有方略

太祖甚愛之封國于荆每潛遣戎 太祖召戒

之洪武末命同楚王平五開蠻親製證文褒寵及

太祖晏駕頗有它謀一日忽驚報朝廷遣官問罪

乃閉城闔宮自焚烈焰中持鎗策馬而進亦焚死

宮眷官校軍匠死者千數人後遼王徙荆別爲治

第湘府今爲草莽之區予往觀之獐鹿雉兔成羣

而走遼王時往獵焉

荆楚各王支庶若遼之光澤肅寧岷之南渭皆工
詩善書恂恂若儒生而光澤號止菴尤讀書下十

好談時務見時事不可人意輒輦感咨嘆諄諄以
守法爲善訓諸子其東平河間之流亞歟使其出
仕亦不失爲賢公卿也

襄之棗陽王佑摠儀觀俊偉世所罕有詩宗曹魏
文法班馬皆蔚然成章樂交賢士予在襄每相接
豪談劇飲終日不厭但性剛恃才後與宗府交構
奪爵悉去故態角巾野服益爲謙抑自稱方城山
人人共惜之

魯府郡王某者年四十無子妾媵甚衆每至它王
府飲宴回輒欷歔流涕家人問其故曰人皆有

子我獨無也如是者數四一日命入于空房四
傍積薪如垣次日將府中軍校童僕盡驅出宮門
數重皆兩面鎖之使內不得出外不得入乃設酒
殿中請母妃上坐已及妃妾皆侍飲半酣起集誥
冊寶玩于庭悉焚之卽入空室裂帛懸之梁出跪
告母妃曰兒不孝天絕兒嗣兒卽死不忍妻妾屬
之他人也乃仗劍驅妃妾二十餘輩俱上縊母妃
固止不得哭聲震天四面舉火然後自經烟焰蔽
空外人欲救不得入母妃匍匐投入火中上餘燬
下一老婢號呼馳入抱持母妃而出其妃以帛斷

墜地奔出然顏面衣裾亦灼爛矣事聞朝廷命官
至府詰致變之由并慰安母如此天壤間大異事
也若此可謂至愚者矣究守童賔陽爲予言故記
之

南京司禮監太監張公和閩之政和人少給事內
庭受學于楊文懿公弘治間理市舶于寧波時文
懿已故公至墓舉奠哭盡哀在官十八年見文懿
弟侄子姓視如至戚周恤愛護無所不用其情讀
書通大義對客言皆忠孝語謙恭好士無巨端氣
象正德初劉瑾擅權切齒怒之故置南京內侍

如公者殆不多見其敬師之禮雖吾儕恐不能及
焉公嗣孫文仁從予遊故知公爲詳云

吉安范兆祥弘治壬子提學副使黃仲昭小試偶
遺之兆祥作一詩上巡按御史云兩泪交流出漢
宮琵琶聲斷戍樓空金錢買得龍泉劍寄與君王
斬畫工巡按音其才遂收入試是秋果中第五
嘉靖初吾門友徐仲孚應試于杭寓仙林寺僧樓
上一夕獨臥帳內夜分後窻忽自開有二女子入
坐兀上仲孚時已寤月色射窻如晝仲孚從帳內
覘之見其容甚麗足穿鳳頭鞵妝束不類人間心

知非其人也卽謂曰此非爾可坐宜亟去之女曰
我坐此何與于汝相與抗論者至再仲孚乃起坐
叱之亦不去湖州生員楊瀛者寓樓下楊登樓約
仲孚晨出二女遂逐楊下樓入楊寢所楊少而易
惑遂與之合自是每夕必至不數日楊骨如柴矣
昇歸卒後僧知之云殿後高塚乃宋宮人墓也若
仲孚之不爲所淫亦可見其中之有主矣

成化庚子浙江鄉試填榜第一卷得餘姚王家宰
華時憲長楊公承芳以華儒士抑寘第二而以仁
和李亞卿旻爲榜首明年辛丑王狀元及第至甲

辰科李亦及第一科二狀元盛矣李公之會試

也癸卯冬十二月發行行至毘陵同行者二人好

飲博行與忿爭一人持刀刺之誤中李肩賴皮衣

獲無恙李公驚悔卽別二人返舟抵家已歲除矣

甲辰新正親友以家曾親老促其行李乃齋沐禱

于響卜以決行止是夜行至清和坊北有人唱新

狀元花生滿路來者李聞之喜卽治裝初六日方

起程二月六日抵京明日赴部投文則席舍圖已

掛部中不肯納李公苦告尚書云汝第往觀席舍

圖有空處方收汝李亟往觀圖尚缺其一禮部方

爲收卷填圖尚書笑曰那爭你一箇來作狀元耶
是春果及第人之出處分定如此

弘治初 敬皇內宴丘瓊臺以內閣王三原以冢
宰各執已見論坐列遂不相協適御醫劉文泰援
例永進王公不許劉遂疏王公短事時以丘公嗾
之丘且目王公爲好名王不安遂求去物論譁然
有揭詩于午門曰秦檜當年陷岳飛宋家宗社竟
衰微如今丘濬排王恕 主須當早見幾夫丘之
文學在近世亦不易 獨於正人君子頗不相容
如葉文莊陳白沙莊定山皆被詆抑時論以是少

之賀克恭云若有一个臣斷斷今無他技其心休
休焉其如有容焉流觀當世無有一能似之者豈
亦有爲而發歟

國朝名臣久任享耆壽者魏文靖公驥九十八王
端毅公恕九十三相忠安公澗八十九馬端肅公
文升韓忠定公文忠文恪公訥章文懿公懋俱八
十六王文端公直干忠肅公翱王忠毅公驥林文
安公瀚劉忠宣公大夏謝文正公遷俱八十四茲
數公者名位祿壽兼而有之豈易得哉

元史天澤髯已白一朝忽盡黑世祖見之驚問曰

卿之髯何乃更黑耶對曰臣用藥滌之故也上曰滌之何爲曰臣覽鏡見髯白竊傷年且暮盡忠于陛下之日短矣因滌之使玄庶報效之心不異疇昔耳上大喜今在朝諸老多滌鬚者非貪戀官祿則求媚嬖妾而已藉是以輸忠報國者幾何人哉吾邑有陸三者甚狡黠鄉人某有田三畝在其門首歲與佃種人其租陸欲占爲己業某不從弘治五年該造黃冊陸挽一無賴者作中假寫賣券徑將田收過本戶他日某知之與理論不明訟之縣官拘審陸與中人一執以爲實賣某負屈無可

控訴遂相與詣城隍廟矢諸神陸與中人各矢訖某曰彼利吾田而命不顧矣尚可與論曲直哉卽隱忍棄與之事各歸陸抵家卽患寒疾未幾中人亦得疾俱七口卒而某家漸裕諺云暗室虧心神目如電信夫一聞之朱西村云

沈儒者崇德石門鎮豪惡民也好交結所爲多不義以此居積致富坐事發問口外爲民旋逃回作惡如故復利人產謀殺一丐者以害產主事發百計鑽求以圖釋脫爲郡守鄭鋼杖殺之人人痛快嘉靖中嘗因母喪致客數郡畢至樓船蔽江極至

墓所經過橋梁低小礙于行悉拆毀爲之重造喪
事日一尚書爲題主一太卿爲祠土皆鄰郡顯宦
各得數百金頗爲清議所訾云

弘治中吳下水災民流離萬狀沈石田作水鄉孛
子十首云水鄉孛子難存活半去神堂學打吹吹
笛會時還打鼓學如不會趁捷旗水鄉孛子求魚
活辛苦求來賣又強今歲水鄉魚却少空籃歸去
雨床床水鄉孛子無衣著手脚皮皴要忍寒見欠
戶傭三十貫阿爺領去賣還官水鄉孛子田無麥
趁伴高鄉拾穗頭爛走麪條乾是餅看他人喫口

涎流水鄉孛子無牛放賣不勝錢未有年家裡關
嗔閒索飯嫂來聒罵阿哥拳水鄉孛子能辛苦短
小伶仃氣力無五畝薄田春漲裡踏車不轉打嚨
胡水鄉孛子打熬槌手拔荊針強塞飢不見阿娘
教喫飯竈中無火已三時水鄉孛子瘦堅堅趕使
能行使顧錢飢飽起人顛倒臥也無娘惜與爺憐
水鄉孛子團泥佛俗說團泥雨卽來怕見田淹糧
不准阿公嗔打哭哀哀水鄉孛子最堪嗟自小離
鄉不戀家終日趁娘求活去傍人門戶唱蚕花可
謂曲盡貧民情狀矣

海市之說菽園雜記云惟登萊有之疑以爲蜃氣所致東坡曾禱于海神之廟見焉是又以爲可禱而得矣遼東志云遼之東南皆海山當夏秋之交時雨旣霽旭日始升其山嵐凝結而城郭樓臺草木人物掩映馳驟于烟霧之中宛若人世所有故名登萊海市觀此則川謂海市者大抵皆山川之氣掩映日光而成固非蜃氣亦非神物東坡之禱特偶然耳開州王崇慶同知登州亦嘗禱于海神求見不得遂作海市并謂必不可信吾鄉亦近海舊未聞有此瀕來海上人見海中城郭樓臺隱隱

浮沈或有黃氣如幄如蓋良久而滅乍浦海中山傍亦時或有之蓋天地之化山澤之氣變幻無常不獨登萊爲然並海之地宜皆有之登萊特見之數耳不可謂其必無是事也

徐天全自金齒回放情湖山日與耆俊遊樂其遊靈巘山作水龍吟慢一首云佳麗地是吾鄉看東山更北西山好有罨畫樓臺金碧岩扉彷彿十洲三島却也有風流安石清真逸少向西施洞口望湖亭畔對雲影天光上下相涵相照似寶鏡裡翠娥粧曉且登臨且談笑眼前世事幾多堪吊香徑

踪消麀廊聲杳麀鹿還遊未了也莫管吳越興亡
爲他煩惱是非顛倒嘆宦海風波幾人歸早得在
家中老遇酒美花新歌清舞妙儘開懷抱又何須
較短論長此生心應自有天知道醉呼童更進餘
杯便捱得到三更乘月歸仙棹此老詞藻俊發意
氣凌轢當官隨試輒效亦奇才也獨於于肅愍事
不能免于公議惜哉

威寧伯王越得罪革爵編戍安陸時作詩云歸去
來兮歸去來千金難買釣魚臺已知世事只如此
試問古人安在哉綠醕有情憐我老黃花無主爲

誰開平生心事炎如火一夜東風化作灰越跌宕
不羈有才敗但附汪直終至于敗不爲清議所與
云

沈石田詩云忙忙展枕逐雞栖碌碌梳頭雞又啼
傀儡不曾知自假髑髏方始笑人迷昨朝清髮今
朝雪滿眼黃金轉眼泥輸我一尊酬見在有詩還
向醉時題又詩不知誰所作云坐對湖山酒一
觴醒時歌飲時狂丹砂不是千年藥白日難消
兩鬢霜身後畔銘空自好眼前傀儡爲誰忙得些
好處且爲樂光景無多易散場二詩格調皆同可

謂達矣營營名利老死不悟者亦獨何哉

石田詩云揮金買笑逞豪英自媿當初欠老成脂粉兩般迷眼藥笙歌一派敗家聲風中柳絮狂心性鏡裡桃
假面情識破這條真線索等閒趨倒戲兒棚牙
少年蕩子之戒

牢落西南四
秋歸來華髮已盈頭乾坤有夢家

何在江漢無
泗水自流長樂官前雲氣暗朝元閣

上雨聲愁新
湘細柳年年綠野老吞聲哭未休世

傳爲建文君
出亡西蜀時所作未知是否但悲傷

感慨之情猶
有官家氣象恐它人不能道也

許忠節公之
死名公士夫挽詩甚多惟王浚川南

昌行一篇爲
激烈云豫章妖星入太白飛入勾陳

鬪光赤欽天
士不敢奏遠臣見之空嘖嘖周公

卜鼎八百春
漢代規模遠過秦山東諸侯自破滅

淮王雞犬安
此神白洲老子中臺長何用文章謾

新莽慶陽鄙
八稱雄特學得兵書翻助賊南風不

競北人力東
門黃犬嗟何及君不見河南許汝登

皎皎真丈夫
口中舌可斷萬歲不肯呼匣裡寶刀

光電電悔不
先發梟賊顛報國心切不言苦甘死

寧能效囚虜
已拚魂作太湖雲何惜血染洪州土

黃霾塞天白日昏長風翻江帝心怒鄱陽未接勤
王師坐令狂奴氣先沮汝登汝登振古豪吞聲苟
免蜉蝣曹

中山狼傳世傳爲故城馬中錫所作大旨謂施恩
于人人不惟不之報而反仇之詞意憤激亦足以
警世正德中流賊起河朔勢甚猖獗朝廷以中錫
素有才望命以御史督大軍往平之委任重矣
中錫抵家遷觀望受賊厚賂不速進兵以致賊
肆意屠掠如八無人之境禍延列省跡其所爲忍
心負國與狼何異中錫坐是死于獄君子不以言

取人觀此益信

杭之富陽產茶并鱒魚二物皆入貢採取時民不
勝其勞擾分巡僉事韓邦奇目擊其患乃作歌曰
富陽山之茶富陽江之魚茶香破我家魚肥賣我
兒採茶婦捕魚夫官府拷掠無完膚皇天本至仁
此地獨何辜富陽山何日頽富陽江何日枯山頽
茶亦死江枯魚亦無山不頽江不枯吾民何以甦
邦奇關中人剛方執法爲鎮守中官劾去後復起
官至都御史是詩杭人至今傳誦之

海昌朱銓妻范氏夫亡剪髮自守年踰八十姑蘇

王渙吾郡判也爲作剪髮賦云云思是身不可以
再辱猶吾髮不可以再續乃入錦幃握絲一束乃
引金刀矢天三囑謂生斯者父母而結斯者夫子
垂地覆面痛裂骨髓以心比髮以髮代死長縷斷
兮雲散綠泪血濺兮刃痕紫掩鏡擲髮抱節沒齒
非李妹之委地而自嘆家亡非玉環之剪獻而竊
希寵旨壯矣此髮昔青今白對孤影而謝以膏以
沐歷八旬而匪一朝一夕冰炭在心雪霜在額誰
謂髮柔堅兮礪石誰謂髮短節兮千尺是髮之裂
古有所似爲竇氏女鼻爲王凝妻臂又似忠臣有
死無二爲常山舌爲吳門背爲王子心爲文山髀
於乎噫嘻有節者無髮而有光無節者有髮而無
義懷彼二心而不如婦人者當如王旦之削去何
高弁裁冠而擁位

此波不知東奔幾千百里此柱不知中立幾千百
世非此波無以表此柱之壯非此柱無以障此波
之靡其在人也達而爲抑洪水驅猛獸之大禹周
公窮而爲作春秋距楊墨之孔子孟子又達而爲
掃俗學挽正傳之程子朱子其不幸也爲二十四
郡之斫舌漁陽三百年之風沙燕市嗚呼此其所

以爲中流砥柱也歟

右中流砥柱贊不知何人所作一云西涯一云
邃菴未知孰是

元劉靜修作白鴈行云北風初起易水寒北風再
起吹江干北風三吹白鴈來寒氣直薄朱崖山乾
坤噫氣三百年一風掃地無畱殘萬里江湖夜瀟
洒佇看春水鴈來還蓋詠元室興王平宋之次第
也輟畊錄玉堂嘉話云宋末下時江南謠曰江南
若破百鴈來過當時莫喻其意及宋亡乃知指伯
顏行師也靜修云白鴈豈少指伯顏歟

王振死土木錢學士溥爲撰葬銘稱其忠烈陸式

齋詩云王閣素稱慧輕生忍如此史官忠烈銘千

載孰非是劉瑾作明宮李閣老東陽爲作碑記

頌其功勲李空同詩云峩碑照輝頌何事一諛死

後一諛生時同歸十失言矣其能免後世之誚乎

元胡石塘先生趙松雪嘗爲羅司徒奉鈔百定請

作乃父葬銘先生怒曰我豈爲宦官作葬誌耶是

日先生正絕糧其子以情白親友咸勸受之先生

却愈堅賢於錢李遠

杭州西湖諸山如飛小峰三天竺烟霞石屋虎跑

諸處巖洞幽絕實東南勝地元僧楊璉真伽乃于各處鑿成觀音羅漢像以千百計又中天竺佛殿後壁山水乃王叔明所畫歲久剝落有遜齋子爲補之開化方豪題其上云飛來峰天竒也自楊總統鑄之天竒鑿矣叔明畫人竒也自遜齋子補之人竒損矣此二者山中千古不平之疑案也予法官也不翻是案何以服人爲時傳誦未幾寺被回祿盡皆燬惜哉方號棠陵予鄉同年也自刑部主事出爲湖廣臬僉云

今人于人之嚴肅難犯者則稱之曰是包待制曰包龍圖于人之清狷有守者則稱之曰趙清獻公于人之秉禮嗜古者則稱之曰假司馬溫公于人之峻來扇去言行反覆者則目之曰湯思退于人之瞞心昧已挾詐欺人者則目之曰賈似道夫人立身于千載之前而好惡定于千載之後可不知所自處哉

西涯久在內閣務爲循默又不引去一日有士人入謁畱詩而去云高名直與斗山齊伴食中書日已西回首湘江春草綠鷓鴣啼罷子規啼西涯出見之甚加歎賞卽令人追之不及矣不久遂請老

西涯長沙人故云湘江

國朝中三元者金谿吳公伯宗淳安商文毅公輅
今人但知商公爲三元而不知伯宗之爲三元豈
世遠人亡知之者少耶伯宗洪武四年及第官主
武英殿大學士剛直有學其人品恐不在商公之
下

新淦范氏早寡讀書能詩東里楊公過淦村塾見
案上對一聯云墨落盃中一片黑雲浮琥珀梳橫
枕上半輪殘月照琉璃問誰所對學子不荅固詰
之乃曰家母公大異後朝廷欲選一女學師時

公在館閣因薦之召入禁中數年一日題老婦牧
牛圖云貴妃死馬出塞昭君怨恨多爭似
阿婆牛背穩山中吹出太平歌宜廟見之曰彼
不樂居此矣封爲夫人厚養而遣之

何烈女泗州人早喪父值歲荒其母鬻之娼家以
長色艷絕人娼欲以事巨商徼厚利女泣不從及
期迫之女引刀自斃藁葬之淮之浦浦弘治末淮
大旱禱雨無徵父老抗言冤氣所致太守王某爲
改葬天乃大雨三日立祠府治之東正德初推官
馬驥復請于朝立祠於左樹碣表之丁卯冬予會

試北上過淮謁焉祠方落成

正德辛未五月流賊擁衆入潞州西火鎮大肆焚掠趙氏女名小悶兒年二十一獲之上馬女乃自投于地大呼曰我良家子卽死誓不受辱賊悅其色復挾之上馬女復自投如是者三賊乃射其目斷其右臂以死原氏女名燕菊年十八與隣人焦相妻程氏同匿土穴中爲賊所覺曳出欲犯之女罵曰我家爲汝賊所破我父母兄弟爲汝賊驅迫今不知其處恨不噬以肉萬塊可從汝以苟生耶罵不絕口賊怒亂刺殺之程氏時年二十七亦忿

罵曰我有夫寧死不從汝賊見其清粹不忍害以刃恐之程愈忿愈罵賊怒就地曳之百餘步皮肉皆傷罵不絕亦殺之平氏婦年二十餘與夫王川避之山谷間顛沛相失爲賊所得賊見其少麗驅至鎮置諸民舍欲犯之平度不能脫亟抱幼兒赴井死予僚友申綸廷言時爲潞守爲予詳言之噫西火一小鎮耳非聲名文物之都也而四婦女者視死如歸凜不可犯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信夫海昌朱靜菴司訓周汝航之妻也出自名族博學能詩有聲成化弘治間若古樂府長歌短章皆有

古人矩度絕無纖麗脂粉之氣有靜菴集藏于家
平生婦德冰清玉潔朱淑貞李易安不足多也

桐城陶氏有四節婦國初陶鏞戍大寧沒子繼方
周歲妻鍾氏年二十五負夫骸骨及繼走數千里
還葬于鄉剪髮自誓孀居五十七年年八十二而
卒繼亦蚤世妻方氏年二十七誓死養姑撫其子
亮讀書中景泰癸酉鄉試卒于太學亮妻王氏年
二十八妾吳氏年二十二皆無子嗣相依紡績給
日終身不改圖成化末事聞詔樹四節坊旌其間
予豐厓兄典教桐城有詩云想得黃泉見夫日婦

姑妻妾總無慚蓋世所罕見後陶竟絕嗣云

吾鄉張方洲先生無子妾甚多有二侍婢一高氏
名寒香一李氏名晚翠先生卒時二婢方及笄服
既除諸妾憐其少欲遣歸他適二婢知之言母輩
能守節吾二人獨不能守乎遂詣先生靈幄相向
大哭各剪其髮以誓無二嚙清茹苦垂四十年有
司以聞詔旌爲雙節士夫題詠甚多獨雪江二絕
爲勝云交剪雲鬟報主恩鏡臺花落洗頭盆同心
待死方洲上霜月寥寥夜到門縞素沈沈抱所天
死心已在男刀前主家樓上孤燈泪同灑秋風四

十年

向烈婦名月粧王氏女向升之妻也年十六歸升甫一年而升卒婦大慟殞地幾死設一榻柩傍朝夕坐臥其上時覽鏡曰人言女子頸長者傷三夫吾其可三夫乎欲縊者屢爲姑所止日以針工自遣問日一市肉奉其姑而已自升卒卽不復茹葷姑閔婦少欲奪其志號泣引斧斷足以誓不再又爲姑所止居一年姑欲以從子某來後升婦念子止少六歲况以叔爲子焉能混處乃決意求死至晚伺姑寢沐浴整衣縊于柩側時嘉靖戊戌冬十

一月五日也年十八升卒時以一汗悅遺婦曰汝

不吾忘見此卽見吾也婦得悅朝夕玩視瀕死不

去乎焉婦聰慧幼讀書通大義時時吟咏旣卒

姑于櫛笥檢得手書數詩皆自傷其命薄有誓死

不二之志聞者憐之今錄其一二云孤燈一棧照

空房四壁蛩聲寸斷腸休怨淒涼眼前事自燒前

世斷頭香平生節孝兩無成遺笑人間作話名寄

語湘君賢姊妹東風回首莫關情弘治初有姚節

婦方洲先生爲立傳至是五十年又見向婦吾豐

厓長公爲作傳皆所謂疾風勁草大有關於世教

者歟

國初濟南張節婦鄒平人年十八歸戍卒李午午同從子雲出戍于閩未幾午卒張獨事舅姑父母生養死葬無遺禮復痛夫死數千里外枯骨未知所歸乃往臥冰上呼天祝曰天若許妾見夫骨雖寒甚當不死臥踰月猶生鄉人異之爲聞于官給路引遣之間關至戍所零猶在問夫葬地榛莽不可識張哀慟幾絕夫忽降于童與張語生前事甚悲且示骨所在張如其言發得之持骨祝曰爾信妾夫骨入口當融如冰雪黏如膏已而果然乃抱

持而哭官司義之復其役使零扶歸濟南噫世之婦以節名者多矣苦心苦行未有如張者其獨行之儔歟事見潛溪集

吾鄉景忝天順間有張澤民者居董家巷西家僅溫飽瀟灑好事略知文墨嘗理小舟具琴書茶灶一蒼頭舉棹隨意所之遇清絕處卽樹陰下橫琴自鼓興味翛然嘗折梅一枝貯瓶內命童子捧之訪天寧瓊僧童子上月臺失脚碎其瓶徐顧曰興已盡矣卽返步家有問月樓時與鄉彥李孟璿陸順德蘇雪溪雲壑輩觴詠其上如澤民者今不可

得而見之矣

吾鄉童景文先生名輝性至孝家甚窶奉其父朝夕甘旨不缺冬夏衣必輕煖已則粗衣糲飯誦讀不輟父顏色稍不悅卽長跪請責父亦嚴毅不少恕白首猶然人稱爲童孝二督學憲臣臨郡考試景文行至中途見漁者網得鮮鱗曰此可奉吾父也卽以行纏易之徒步携歸烹以供父然後赴試學師責其後至弗恤也景文子顏亦苦學嘗走閭中講禮于劉子賢動循矩矱一日久雨顏其垣父命顏葺之顏趨少緩父呼景文跪曰顏不承祖命是誰之愆景文伏地請責父杖之起率顏手完之家庭之間儼然若公府今不可復得矣後父年八十餘卒予猶及見之景文以貢遙授鎮江府經歷亦八十餘卒顏不底于成亦卒子姓凋零孝友之家弗昌厥後何哉

予外祖王翁名賓字本敬號貧樂家頗裕性豪邁倜儻隣里皆敬畏之然好文事樂交賢達鄉先生張方洲陳友雲皆與友善先母宜人其次女也翁最愛之弟名忠字本誠號就蘭讀書通大義性坦直不事生產雖窶空亦怡然無求存心作事一以

天理爲主方洲尤敬愛之三子長佩號杏庄能醫
次儀號古鐵善金蘭墨竹著名江湖親喪廬墓絕
飲得疾卒人稱其孝季任號犢舟能草書喜吟咏
有巧思製作精妙良工殆不能過焉

予岳翁姓張名彥昇字景初族大而饒于貲兄弟
五人翁最少所居去寒舍廿通翁季女少時相者
見之言後當大貴時予年十二二每出入里間翁
必愛而禮之卒擇予爲婿愛踰諸子旦暮戒勉務
底予于成繼室張亦禮重予予官沔陽翁送之任
暨予轉官南都爲正德丙子是冬翁夫婦一月俱

殂後被回祿廬舍一空諸孤伶仃嘉靖癸未予轉
襄陽歸省始克葬二柩于其先塋翁雖居闒闔服
賈事實直好義人有過面折之見賢士夫極加禮
敬鄉里多歸重焉壽止六十有六若翁者不可多
得矣今予妻亦下世子俱不振歲時伏臘予必爲
位祀之如其先感念今昔不覺泪涕之交零也
長與徐子南丙與予同鄉舉復同舟會試爲人內
剛外和意氣慷慨以同姓乃結爲兄弟予長二年
子南以兄事之予亦直呼子南爲弟後中乙榜教
醴陵六合丞太學教授松江尹永新回翔仕途者

近三十年與予過失相規患難相恤同胞莫過仕途中不知其非親昆季也初字邦明因予字從子乃改字子南號半溪世居長興在六合時佳靈岩山水之勝遂卜居父母因遷葬焉子熊徵游六庠予生平友如子南者自謂庶幾無愧古人久要者矣今俱歸林下各天一方不得時相會晤每一思之便欲泪下吾子孫其無忘世講焉

弘治辛酉三月巡按御史永州陳銓按郡堂試予夜夢一老人告予曰德裕以大義謀國事汝知之乎予知爲司馬公論濰州之議應曰知之老人復

曰須要作得好詰旦將入院予與東溪豐厓二兄語所夢皆曰得無出是題乎少頃就試論題乃牛李是非得失何如越二日唱名發落豐兄第三子第六溪兄第七俱在優等是歲吾邑應試者四十二人陳公詢知爲昆季甚喜之

正德丁卯元夜先母宜人夢方洲先生緋袍金帶過寒家問予在否先母出見谷曰少出矣先生徑入予寢室解袍帶置于牀出曰吾冠帶已付三郎矣遂去明晨先母語豐厓兄以所夢兄卽往學宮觀題名先生中正統丁卯鄉試歸告先母甚爲予

喜之及秋予果中式先生仕至知府成化丙戌解
官予亦至知府嘉靖丙戌致仕中間履歷雖不同
而功名始終一無所爽其亦異乎

正德庚子冬會試北上予與潘惟遠鍾彥材同舟
至白洋河見流賊沿途劫殺心甚憂慄曰功名有
分脫犯不測奈何欲返者屢二友曰行已至此盍
禱以決至濟寧夜予三人卽船頭焚香告天乞夢
是夜予夢至一境山明水秀云是鳳陽見一宮殿
朱門半掩人曰此鬼樂殿也三人卽入觀玉階金
闕極爲宏麗登殿見一塑像高丈許冠皮弁服葱

白袍西向坐予曰此高皇帝像也卽偕二友四
拜扣頭二友起退予曰臣當八拜復四拜訖像掀
髯降座掖予起殿上八音並作耳所未嘗聞者旣
覺問二友皆云無夢予以夢告之二友曰子決中
矣卽行無疑至京入試終場策首問高皇帝龍飛
鳳陽事及傳臚前後八拜殿上奏中和樂宛若夢
中所聞精誠感通信乎有神也

正德辛未會試初場出夜夢李西涯劉野亭二閣
老携酒果過舍下稱賀先君出迓旣入二公上坐
先君對席予侍飲飲畢西涯出一扇授予予誦袁

宏谷謝安之言謝曰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是歲
野亭會試主考西涯 廷試讀卷予爲二公所取
八月開選授沔陽知州贈扇卽作郡之兆功名有
大數存焉豈可得而妄干之哉

予登第之八月授沔陽知州九峯孫先生時爲戶
部尚書卽來訪予出見坐定先生曰閣下釋褐初
授卽爲大夫專理一郡榮矣慎毋懷歎予曰豈敢
但恐弗能勝任耳願聞教先生曰初蒞官不可便
望陞望陞則無心做好官矣又曰初要嚴不可寬
縱一年後法立令行民不敢犯然後漸寬則民知

感若下車就從寬則事弛民玩後欲復嚴無及矣
又曰吾弟某在家專于隣近州縣有所求爲閣下
到任彼必來見幸峻拒之勿以吾故縱令壞事也
領檄後與趙漸齋同舟行 臨清適二泉邵先生
督餉駐此予二人鄉舉時二泉以右轄提調甚見
愛造謁二泉曰昨見高中甚喜今又做官矣進士
初做官外任更歷民事後來大有受用吾亦初授
許州八年始得遷轉不可便望陞也又曰慎毋以
土宜餽人明年二月予至沔沔去華容隔江耳予
以少儀遣吏候問東山劉先生先生出見吏與之

坐而問賜之酒食瀕行出謝贖授吏曰吾老不能
書命小孫代筆歸語爾主居官之道潔已愛民勤
政事敬上司四者兼蓋賢譽出矣不要好名好名
最大壞事三先生引掖後進言皆諄切至今可想
媿予疎庸不學無所成就有負教愛多矣林泉無
事偶一錄之以識不忘

予觀政大理時以八月得選同年太倉何壁相與
甚厚一日謂予曰聞吏部取選止于年兄例得作
州吾太倉缺守且與貴鄉密邇可計而得予謝之
他日復以爲言予又謝之乃拉施西亭聘之以強

予予曰榮辱有命食祿有刀况筮仕之初決不爲
此聘之深然之已而得沔陽

同年何文徵壁容貌俊偉詞藻清麗嘗以翰林自
許及選庶吉士不得心已怏怏繼聞選科道自謂
以貌以年可必得矣及選~~後~~不得以名在二甲部
屬之選其所不屑者及選部屬又不得遂出知開
州州當流賊擾攘用兵之際文徵抵任十餘日以
糧草不繼爲巡撫都憲寧杲所責憤怒遂得心疾
家人環守終日僚佐百方療治越兩月稍知人事
乃命家人回取家眷時母年幾八十繼室方二十

餘且無子既至任出見母妻悲泣慰問如平時家人不復虞有他故至晚膳乃自縊于一室噫文徵氣豪自負既登第卽欲明華履要一拂意遂恚憤以死不足悲也獨其母妻無托予在沔時亦嘗周之此可爲妄意不知命者之戒

襄陽撫民憲副王佩字朝鳴四川南充人正德戊辰進士舊爲南道御史恃才負氣城府凜然與襄守撫州吳華不相能予至襄頗爲降意有大事必商確而後行每稱予直諒可與乙酉秋九月往安陸回中途值風雨又以久不調心甚怏怏十九日

至司是晚予夢王深衣幅巾造予解舍再拜言曰將歸故鄉特來別君幸終爰之予覺而驚異黎明吏報王公已中風矣予亟入視已不能言卽爲經紀後事棺斂之具悉從厚越六日遂卒王爲人深刻不悅者衆率謂其愛錢然實無所有也其母妻出拜泣曰使遇前守吳公豈得送終如此之厚是兒不幸中之大幸也予復聞諸當道厚賻以歸其喪子台舉人亦早世

襄陽守判周全貴溪人監司檄署棗陽縣事去兩月子婦笄年甚美有一少年日夕來調戲婦輒昏

亂與合每夜分卽至如是者半月夫固同寢不知後亦微覺及欲拘執則不見矣婦面色漸黃痿姑詰其故婦不能隱姑曰妖也乃召術者百方驅之無驗每夕姑率家人婦女入伴妖畧不畏避至見形作聲云何物微術乃欲驅我乎兩月餘婦益尪羸家人驚惶無措一夕其姑夢其先翁曰此事須告太府方有處翼旦令家人來見述夢懇乞予亦不知所謂是日偶出鐵佛寺訪客左右言寺中有張道士者北京人能驅妖恠予亟召見之修髯白面年已七十如壯夫然予語之故道士曰去之不

難卽延入周解書符設仗劍入房久之出曰是妖當在城西五里外今吟之矣後果不復來過半月姑率其婦來謝先室見之婦顏色如舊只此一事其姑之夢之異道士之術之神皆可紀云

予守襄之明年爲嘉靖甲申夏大旱予率僚屬禱雨數日不得耆民言萬山有龍潭去府七八里必禱于此方可得雨予乃徒步行求之旣拜耆民以虎骨投之予卽返至府大雨如注頃刻沾足甚異之後見松人談其先達孫衍爲延平守時弘治辛酉夏亦大旱衍禱于龍潭正拜伏時民投以虎頭

龍卽起暴雨大至官吏不能避衍及知縣皆死禱
雨用虎骨此理殆不可曉或謂龍陽物虎陰物亦
陰陽感觸而然又有謂龍神物也極畏穢不特虎
骨可致雨牛馬人骨投之亦起雨可立致未知然
否禱雨者宜防之

予過江西崇仁山中將憇一寺中午餉有平巾青
衣者十數輩跪道左稱和尚迎予甚訝之問左
右曰此間寺俱有田村中人投餽僧承種田地辦
納糧差名礎基僧不披剃不焚修居宿外宅佛像
殿宇輪守修葺而已予且飯且吟云四面山光遠

寺門田園耕鑿別乾坤寺僧猶喜如人類高帽長
衫髮不髡使天下寺僧皆如此則斯教可不除而
漸滅矣後見輟耕錄載唐鄭能雜記云廣中僧有
室家者謂之火宅僧宋陶穀異錄京師大相寺
僧有妻曰梵嫂其曰火宅卽今稱道士有妻者爲
火居也

予在南兵時吾浙一僚與江右一僚各論本省人
才江右者證以翰林多吉水朝內半江西之說以
爲江優于浙爭辯不已予曰二君且休聽予數之
吾浙入國朝來太祖開基運籌帷幄佐成大業

則劉誠意爲謀臣之首論思侍從黼黻皇猷則宋
潛溪爲儒臣之首建文之難方止學爲忠臣之首
巳巳之變于少保爲功臣之首辰濠之叛孫忠烈
首輸忠盡節王鳴明首倡義戡亂今皇上入承
大統張羅峰首建議以成大禮功業文章節義傑
然爲列省之冠江右人才雖盛皆當讓一頭地衆
僚翕然服其當云

南京牛首山寺殿西一室東向門有穴如豆大閉
其門久之晴光射入虛明滿室殿塔林木影皆倒
懸于往觀心甚異之及觀吳郡心云虎丘寺閣板

上有一竅當日色晴時以數

白紙承其影則一

寺之形勝悉于紙上見之但

頂反居下事正相

類永樂六年蘇人有以虎丘塔影倒射爲祥瑞

奏聞者文廟勅守臣李綜云天地之間有形之

物無不有影塔影倒植者蓋由天光射窻隙中影

隨天光傾遂成倒植非特塔影凡物皆然以爾等

觀之塔影果爲瑞乎果非瑞乎奏言塔影者朕已

罪之爾等非不自知但奸邪之心不忠于國不仁

于民朋比罔上之心恣無畏忌以法論之死有餘

辜今姑屈法宥爾以俟自新其深省之無蹈前非

聖明哉

正德丁丑春予奉迎先父母就養于南都時車駕主事徐文明晉乃翁八十二歲武選郎中湯引之繼文乃翁六十六職方主事英玉璉乃翁五十八武庫郎中歐陽崇道鐸乃翁六十四考功主事王汝和鑾乃翁七十五御史王士招以旂乃翁六十八先公七十六七人者惟歐顧爲同僚餘皆同年家也文明乃首治具于靈谷可邀諸老出遊繼而各設一席報恩天界高座清涼雞鳴諸勝處無不至予輩皆從之諸老皆已受封錦衣烏帽丹顏

白髮或乘肩輿一時之良會也

跨欵段陟降陵谷宛若神仙都人談爲盛事不數年諸老相

繼謝世後文明止青州守引之止湖廣憲副汝和止文選員外俱卒于官文明引之家俱貧子俱不振汝和一子已鄉舉英玉止河南僉事予止襄守皆落莫苟延惟崇道至吏侍士招至兵書屈指二十餘年存沒升沉迥然各異追惟往事若一大夢人生良晤豈易得哉

予守沔時過范漑關舊有解珮亭云卽鄭交甫南遊漢臯遇二女解珮珠贈交甫處及守襄襄城西

亦有解珮諸志亦云然未知孰是沔有滄浪村在
州城東又有濯纓鋪爲屈原旣放逢漁父處襄之
均州北亦有滄浪水州東半山有滄浪亭予嘗登
焉蓋漾水東流爲漢又東流爲滄浪之水隨地得
名故漢自漢中來經鄖襄安沔至大別山入江曰
漢中漢津漢江漢臯漢口漢川漢陽皆漢所經歷
地而滄浪卽其水非別有所謂滄浪者但屈原時
沔爲雲夢地去湘潭爲近楚居鄖卽今安陸州旣
放則從而南也若襄在鄖北去湘潭益遠不應遡
洄而上予謂沔之滄浪爲近是云

沔水在褒城縣南洎出古金牛縣界南流合沮水
褒水又東至南鄭入漢水漢志沔漢一水二名故
漢中府有沔縣舊亦爲沔陽縣爲沔州湖廣之沔
周地圖夏水合諸水同入漢自漢入潯名七里沔
故東晉爲沔陽郡隋爲沔州唐宋爲汶州今改爲
沔陽州二沔相去幾三千里

孔明躬耕之地實在隆中去襄陽城西三十里羣
山中惟此隆然最高故朱子綱目大書劉備見諸
葛亮于隆中是也漢時襄屬南陽郡三國魏始置
襄陽郡故今南陽府亦有卧龍岡一統志備載爲

孔明隱處之地蓋因躬耕南陽之說而云爾其實則在隆中也漢晉春秋曰亮家于南陽之鄧縣在襄陽城西二十里今襄陽城北有故鄧城去隆中不遠故云

龐德公宅在襄城東南鹿門山中今爲鹿門寺嘉靖乙酉巡按御史東萊王秀命建三高祠于寺後山上祀德公及孟浩然皮日休鄭伯興有記予謂德公隱德尚矣誠宜祀之浩然文質傑美流風尚存或可配食至日休爭黃巢與沈雲翔裴渥同爲翰林學士甘汚偽職胡可與德公並列哉不知

當時何見而取之也

謝公巖在峴山之麓晉謝希逸遊此故名巖東復有一巖差小予作亭其上名曰少岩景致幽絕政暇時拉僚佐出遊命何孝子繼宗守之予有記大堤在府城西舊疑遊冶之地故古樂府有大堤曲張柬之詞云南國多佳人莫如大堤女詩漢有游女蓋其地也今府城西門外堤上襄藩樂戶居之不下數千士人商賈南北行者必假宿焉每日妓人盛飾百十爲羣俱從浮橋步至樊城酒館至暮挾客以歸猶有大堤之遺風焉

襄陽名勝之地多古公侯將相墳墓予初至郡城見城垣街衢并民間墻壁皆花紋古甃甃成者詢之知爲墓磚襄人多喜發掘雖平地無封識者亦能探知其下有墓掘之或一丈或二丈初蓋不止利其磚耳發其磚盜其物則棄毀其骸骨間有千百年後形體尚存者湧無碑誌雖有亦將沉匿之何不幸如此曾聞襄陽人發一墓其尸甚長如黑漆者擲中赤方金長不及一寸濶三分填塞尸下者數升盜取其金棄尸于江云漢岑彭之塚予親見其金後訪盜者不可得襄中習以爲常雖士夫之家時復爲此無所忌憚予嚴加禁捕諭恐此俗終不能易也

三

徐豐厓詩談

鹽邑志林第二十四帙

鄭端胤

黃岡後學樊維城彙編 後學姚士麟訂閱

劉祖鐘

昔梁鍾嶸有詩品元劉會孟有詩評我 明不
詩取士作者不下盛唐閒居輒於知者人筆一
二語非敢肆評品也用寫吾嚮慕耳既成編名
詩談云

青田劉伯溫鈞天廣樂聲容不凡開國宗工不在
茲乎獨元季之作詞多感慨

姑蘇高啟岱峯維秀瀚海渾涵海內詩宗豈惟吳
下揚基天機雲錦自然美麗獨時出纖巧不及高
之冲雅潯陽張羽吳興徐賁亞矣四傑敘稱以其
才乎
姑蘇張仲簡翠釜駝峯瑤觴法醞時可對壘者杜
彥正金德儒乎國初之詩莫盛吳下但未盡脫元
格至王行王汝玉輩漸入清雅然不及高揚耳
古田張以寧高雅俊逸超絕畦畛翠屏千仞可望
不可躋

廬陵張昱雄俊去元未遠照乘之珠見者目眩

句容孫炎詞氣豪邁類其為人渥洼神駒一蹴千
里金谿危素入我國朝老矣蓋元季之虎也臨江
梁寅盱江黃肅俱一時老將嗣後有徐霖

金華胡翰雄壯蘇伯衡豐腴大牢之味與藜藿自
別宋景濂王子克詩亦純雅以文名

吉安劉崧詩工自奔竄岩谷中來冬嶺之松老而
愈秀時同省劉姓者數人如彥昂丞直輩雄俊相
似

長沙劉三吾詩不多見天閑老驥骨相自別
臨川聶瑾工於律矛戟森然望之可畏臨川揭孟

同上饒張孟循金陵夏允中德興程邦民格調相似

新安詹同赤色精金與鋤鈿自別東山趙沔根干筆削尤稱雅則

山陰錢宰霜曉鯨音自然洪亮後馬貫王誼王懌毛鉉張燦嗣後高廩俱清健

山陰唐肅謝肅驛驕驕並馳藝苑唐有子之淳克繼其躅

會稽劉渙渙子績績子師邵金章紫綬祖孫相傳三世名家

嘉禾鮑恂大雅君子貝瓊豪邁之士陳秀民陳緝

周致堯貝翺俱吾鄉先哲不及二子亦稱名家

吳興王蒙詩畫兩絕不忝文敏外孫沈夢麟亦清雅

錫山張壽剛之氣未能全融而金石鏘然足洗

俗樂之耳時周子羽錢子正子義浦長源嗣是王

達善王孟端楊叔璣秦廷韶秦景美近則邵國賢

浦文玉籌時武進謝應芳江陰王逢孫大雅俱名

家大雅後卞榮亦分逸

維揚汪廣洋瑤臺月明鳳笙獨奏京口滕毅巢縣

郭奎全椒樂韶清雅後京口楊一清海陵儲

雲間表凱師法少陵格調高雅奚止白燕九峯三
泖之秀二陸卓矣噓其燼者其海叟乎時吳子愚
陳文東俱雅健惟顧謹中醇雅後則夏正夫曹泰
惟張弼清俊弼明珠數顆舉世寶之

嶺南孫仲衍王彥舉黃庸之趙伯貞李仲修時稱
五傑惟仲衍清圓流麗明珠走盤不能自定彥舉
雄俊豐麗殆敵手也德慶李文彬亦時勅敵後瓊
山丘濬詞雖豐腴警秀則少矣

濟南張紳時有吳漳不知何許人各僅得其一
詞格清健管見一斑知其爲豹矣

閩南林鴻師法盛唐唐臨晉帖殆逼真矣惜惟得
其貌耳時若危德華又亞子羽格調秀俊唐泰高
棟周玄王恭俱清雅又任道不知何許人亦秀俊
海昌胡虛白豪邁一鸚橫秋百鳥戢翼

錢唐錢惟善鍾湖山之秀而發于詩故多秀句瞿
宗吉組織工麗其溫飛卿之流乎但新聲與雅樂
恐難並奏也後王希範清雅惜氣不足耳嗣後吳
吉甫醇雅姚綬亦清逸

黃巖許廷慎天台爲蕩雄據東南小杜之稱豈容
多讓寧海方直入章大家詩亦豪壯非所長也

若黃巖方行寧海許繼皆鐵中錚錚者前天台王澤天厨之珍自然適口後謝鐸剛毅英華焉用藻飾

吉水解縉獨駕青鸞翱翔八極使謫仙遇之當懸榻以待金川練子寧玉屑無多爲世所寶

廬陵楊士奇格律清純實開西涯之派文則

弱矣

閩南王偁凌駕漢唐見推解子東南天柱焉用洪達

吉安曾棨天馬行空不可控御同郡作者莫之與敵

四明張楷和唐音所謂服堯之

服斯堯已矣惜其

自作殊不快意餘姚楊時秀亦和唐音煞有風致國初有桂彥良清雅後張琦高古

臨川聶大年俊逸九轉丹成毛骨盡蛻

姑蘇劉溥及劉欽謨沈愚張淮嘉禾周鼎及李孟

昭姚綸陳昌陳顥李孟璿李衡吳興丘吉及唐岸

唐廣張子靜海昌蘇平蘇正皆一時名家也吳下

詩自正統天順以來調極清和獨劉草窻之豪邁

周桐村之雅健丘大祐之雄俊思致深遠視諸家

爲優桐村後呂憲雅有思致本朝作者莫盛東南

姑蘇爲最雲間晉陵嘉湖其次雖曰地靈亦氣運使然乎

海鹽張靖之寧高雅清俊得唐明番陽童軒清雅郭縣岳正雄俊皆出其下

姑蘇沈周出入宋元成一機軸孫登獨嘯和者稀矣吳寬穠郁史鑑清淳

長沙李東陽大韶一奏俗樂俱廢中興宗匠邈焉寡儔獨擬古樂府乃楊鐵崖之史斷此體出而古

樂府之意微矣太倉張泰孫吳之兵奇正疊出人莫嬰其鋒陸鈇

九霄之禽翩然高舉莫測其意向

海南陳獻章根據理學格調高古當別具一目觀之

江浦莊昺同調海南江北雙峯並秀

莆田林俊雄健之詞困而不撓剛大之氣至老不衰

關中李夢陽崧高之秀上薄青冥龍門之派一瀉千里獨其論黃陳不香色而時不免自犯其言

信陽何景明上追漢魏下薄初唐大匠揮斤羣工斂手惜其立論甚高亦未能超出蹊徑時惟姑蘇

徐禎卿媲美若王廷相許宗魯口瑤之古邊貢鄭善夫孟洋之醇孫一元之逸林鈺之奇王寵之克蔚皆一時之選獨惜鄭師杜宛然一生愁也殊乏懽惊耳若薛蕙馬驥楊慎之俊麗晉康樂唐四傑殆不是過云我朝詩莫盛國初莫衰宣正間至弘治西涯倡之空同大復繼之自是作者森起雖格調不同於今爲烈

姑蘇黃省曾詩宗六朝空江月明獨鶴夜警

海昌朱靜菴學博周汝航書也雅有思致

龍虎山盧大雅老氏之傑也句曲後獨俊朗

釋來復宗泐守仁梵琦四子雄深雅健殊不類僧家之作我國初詩僧盛矣要皆以避世故寄跡空門而玉蘊山輝自不可掩

右談者人俱往矣未及知知未悉者弗談也方今作者蛟騰鳳起彬彬乎盛矣予耄未及也

徐豐厓詩談終

皇朝通志

錢公良測語贊

贊曰閱翁茲語研理探化覈事抉情有卓而雋有
鴻而衍有密而沉有爛而顯有謹而適有夷而婉
有渾而懿有石而砥高洞要原卑入無間咸出胸
臆所自得垂世訓誠而列之程典者也迺知翁學
有本哉視膚末勦和而束隘一隅者相距遠也尚
肯弊弊焉以文字專業以觚槩自見乎噫此足以
觀翁矣

隆慶戊辰春日後學彭輅撰

錢公良測語卷上

鹽邑志林第二十五帙

鄭端胤

黃岡後學樊維城彙編 後學姚士麟訂闕

劉祖鐘

象元

太和太虛之運太虛太和之本太左不可獨言理

太和不可獨言氣不能無而強名曰虛無所有而

強名曰和

虛生氣氣生形天地無心而成化寂生感感生應

聖人有心而無為

昔人言天地之雷電草木人不能爲人之陶冶舟車天地亦不能爲人事之功用補化工之不及余以何物非天地何物非化工人之能爲卽天地之能爲何論能與不能

聖人鑿天地之竅而天地弗讐爲其維天地也塞其竅返其樸然乎然而將以盜天地故弗與也是故有周孔無期羨

伏羲之畫八卦豈爲卜筮而設後聖見理之與數合因借卜筮以發之蓋卽卜筮以明理非舉理而歸之卜筮也

石虎夜射可以穿羽寒津衆渡可以聯冰大將拜而智井揚波孝子傷而凍林迸蘂甘露降文貞之木白兔擾法禮之廬故人心之誠有能貫金石感天地回日月變四時

十二野所以分天之綱其要在明乎疆界以分地之紀其要在明乎疆界

日月無不照也不啟其戶牖焉能取照雨露無不潤也不治其畎畝焉能受潤故曰宇宙未嘗限隔人人自限隔宇宙

董仲舒云雨垂空而墜風多則合速故雨大而疎

風少則合遲故雨細而密太平之世風不鳴條雨不破塊雷不驚人電不眩目雪不封條

智可謀人不可謀天人惟道是謀而道外一聽於天若計較利達日夕思慮徒自勞擾不若順天之逸

甘氏星經曰五星近太陽而輒見者如君臣齊明下侵上之道也若伏而不見卽臣讓明於君此百千載未有也

景星者天精也狀如半月生於晦切助月爲明王者不私人則現

甘露降者老得敬則松柏受之尊賢容衆則竹葦受之

四方常有六雲五色具而不雨下有賢人隱

勝國之敗材乃興邦之隆幹熙朝之佚事卽衰世之危端此雖人力自是天地間陰陽剝復之妙蜀臨邛縣有火井漢室之盛則赫熾桓靈之際火勢漸微孔明一窺而更盛至景曜元年人以燭投而滅其年併於魏此一徵也

王右軍云石脾入水卽乾出水便濕獨活有風不動無風獨搖天下物理豈可以意求哉

朱晦庵云天將降亂必生弭亂之人以擬其後以此觀之世固無無川之人人固無不可處之也世也吳康齋云湛然虛明平旦之氣畧無所撓綠陰清晝薰風徐來山林間寂天地自闊日月自長邵子所謂心靜方能知日日眼明始會識青天於斯可驗

人至於死而萬用盡矣聖人以之昭節揭軌垂萬世焉夫婦之間一情欲感耳聖人以之立綱陳紀配天地焉

水覆舟航人不怨水火焚廬居人不怨火食敗脾陰八不怨食色蠱元咍人不怨色至於悖取天殃過招人咎而怨天尤人亦何昧也

一人之心卽天地之心一物之理卽萬物之理一日之運卽一歲之運故曰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見天道

士君子盡心利濟使海內人少他不得則天亦自然少他不得卽此便是立命

繇庚

人心能靜雖萬變紛紜亦澄然無事不靜則燕居閒暇亦憧憧靡寧靜在心不在境

易之蹇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脩德蓋寂寥
枯淡中所助於道心者爲多不然君子身何待蹇
而後反德何待蹇而後脩哉

聖人之言遠如天愚以爲近於地也賢人之言近
如地乃時時遠於天凡聖人之言未有不可踐者
也

明天地之性者不可惑以神恠知萬物之情者不
可罔以非類此君子貴窮理

易以知儉簡以知阻易簡由入道而得此心平坦
既不累於險阻則險阻自知此聖人知天之學

頤卦慎言語節飲食口之所入者其禍小口之所
出者其罪多故鬼谷子云口可以飲不可以言

孝弟之人其詞也溫剛毅之人其詞也雄直亮之
人其詞也切通敏之人其詞也辯廉介之人其詞
也潔故曰言者心之聲

夜坐靜思日間儘有不必言者亦有不能言者然
後知語默中節爲難

人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第能於怒時不遽
發而徐觀理之是非則怒可忘矣

大怒不怒大喜不喜可以養心靡俗不交惡黨不

入可以立身小利不爭小忿不發可以利衆見善必行聞過必改可以畜德

周公不以夜行而慙影顏回不以夜浴而改容故曰不以昭昭申節不以冥冥隳行

天理凡人之所生機械凡人之所熟彼以熟而我以生便是立乎不測

楊子泣路以其可南可北墨子悲絲以其可青可赤聖人正蒙以其可聖可狂

夫人有志功業者有志山林者巢許不能爲管晏管晏不能爲巢許性也故曰鳧脛續乏則悲鶴脛

斷之則憂

顏子犯而不較若反己有分毫愆戾亦己有以致之不謂之犯不較只是不動氣事到該敵處直須看道理爲之亦是不較若外雖不較而其心介然未嘗忘是不免於較也

天有春夏秋冬而溫涼寒燠猶可測也人有喜怒

愛憎而厚貌深情不可測也故曰知人難於

知天

人有過喜談之存一恕心者少己有過惡聞之湯無悔心者多若以恕己之心恕人是謂大公以責人之心責己是謂大勇

心未接物時不可使昏既接物時不可使亂亂生於昏故子思只重未發之中

從外以擴內爲學從內以照外爲識合內外而受之爲量故學進則識進識進則量進

孟子謂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後世星數之說行而求諸天堪輿之說行而求諸地於人事獨委焉不亦惑哉

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

大丈夫於天下無一事非其所當爲况一家父子

宗族妻子等事可不爲一料理

孟子言易子而教可以示父不可以語子視君如寇讐可以警君不可以誨臣

蘇洵曰龍逢比干不得爲良臣無蘇秦張儀之術蘇秦張儀不免爲游說無龍逢比干之心不知邪正不兩立有龍逢比干之心者決無蘇秦張儀之術有蘇秦張儀之術者決無龍逢比干之心

韓魏公曰內剛不可屈而外處之以和則事無不濟故知處事着力全不在皮面上

餘梁肉者難與之謀藿食被綺羅者難與之言布

素嗜財利者難與之謀道德處逸樂者難與之言
勤苦

范蜀公云麴蘖有毒平地生出醉鄉土偶作祟眼
前妄見佛國

佛氏有云不昧因果易不墮因果難今人皆願生
極樂世界不知果能心境圓明澹然無欲便是出
火宅入清涼界耳

晦翁云天地一無所爲只以生萬物爲事人能念
念在利濟便是能體天地之心故曰宰相日日有
可行的善事乞丐亦一日有可行的善事只是當

面蹉過耳

吾不知所謂善但使人感者卽謂善吾不知所謂
惡但使人恨者卽謂惡

甌甌子每教人養喜神止庵子每教人去殺機是
二言吾之師也

塞翁失馬古人未必有是事疑設此以垂世誠然
亦安知非實事也夫禍福相爲倚伏天道也得而
欣失而戚人情也此翁乃不欣戚於得失之間而
卒能轉禍爲福其事近道合於聖賢義命之學
王輔嗣云神明茂故能體冲和以通無五情同故

不能無哀樂以應物然則聖人之情應物而無累於物者也

薛文清曰不善之端豈待應物而後見如靜中一念之刻卽非仁一念之貪卽非義一念之慢卽非禮一念之詐卽非智君子所以慎獨

我有不善人或告我我能速改則善歸於我且不負人若不能改則善歸於人兼復棄我矣故君子貴受言

陽明先生云孟子二自反後比妄人爲禽獸此處似尚欠細蓋橫逆之來自謗訕怒罵以至於不道之甚無非是我實用得力處初不見其可憎所謂滿世界皆藥物也

慎言語固難節飲食亦不易余嘗飲食失節書戒爾食終是賊多食賊身之難爾忘乎哉置几上以自警

衣冠必整齊嚴肅則惰氣自銷夫嚴衣冠則有禮以閑其外銷惰氣則有禮以一其內此亦君子入敬之梯媒也

淳風

聖人未嘗不喜喜以物而不以已聖人未嘗不怒

怒以物而不以已

身可以安不必皆廊廟食可以飫不必皆鼎鼐耳
可以聽不必皆笙鏞目可以視不必皆靡曼是以
蔬食陋巷孔顏不以爲憂菅床茅屋田生自以爲
樂

箕子封朝鮮出語人曰事商雖惡吾猶囚也事周
雖聖吾其夷矣能忘覲顏少師哉

霍子曰有司之校士也其薦揚也以國也吾何德
焉噫公矣讀先王之郊祀社稷則懍然也造物者
豈任德哉然而先王以教民厚也

樂廣云凡論人必先稱其所長則所短不言而自
見矣人有過先盡弘恕然後善惡自張矣

疾惡過嚴由立已於峻不能恕人爾若君子則哀
矜之不暇何忍忿疾

李密奉使聘吳吳主與羣臣論寧爲人弟密曰願
爲人兄爲兄供養之日長

徐孺子矯矯特立薦辟皆不就及薦辟者死炙雞
漬酒千里赴弔於清高不混俗之中有忠厚不忘
恩之意宜其爲東海人物冠冕

朱雲著節漢廷後不復仕常居鄴田時乘牛車游

衍自適宰相欲延致東閣弗屑也今之仕者一旦
去官卽愁沮喪志如魚失水喁喁然死耳若雲者
非旣貴可使復賤者耶

昔東方生有言築土爲室編蓬爲戶彈琴其中詠
先王之遺風可以樂而忘死旨哉斯言士安往而
不得貧賤哉

虞翻爲子求婦云天之福人不貴族芝草無根
醴泉無源

趙至年十二就師誦書蚤聞父哢叱牛聲釋書而
泣師問之答曰自傷不能致榮華而使父老不免

勤苦

昔吳隱之刺廣州廣會泉而飲之賦詩云試使夷
齊飲終當不易心隱之卒以廉吏名於世而泉亦
得雪其耻矣

陶侃爲魚梁吏以蚶鮓餉母湛氏母責之曰汝爲
吏以官物見餉非惟不能益吾反以增吾憂也

房彥謙謂子玄齡曰人皆因祿富我獨以官貧所
遺子孫在於清白耳

余受學虛齋先生嘗脫妻簪珥爲脩脯先生曰吾
利此物安望汝他日勵清操而成人美邪峻却之

其視較銖兩於師弟間者遠矣

愬寃者止言在人一邊不言自己一邊所以聽言者未可遽以為喜怒

傅獻簡公云以帷箔之罪加於人最為闇昧萬一非辜則令終身受其惡名至使君臣父子之間難施面目言之得無忍乎

近有題廬墓卷云應知表門事不甘 廬心此真

能說孝子者

和靖誦光明經可謂順親矣順親公道者孝之至也未易能也

論人物當論是非不當論成敗若以成敗論則世之詭道成功者豈皆足稱者邪是則困辱終身不足耻非則功名振世不足多彼以成敗評豪傑者市兒之見也

稱人之善或過其實不失為君子揚人之惡或損其真寧免為小人

劉元城曰吾友後來未可遽立議論以褒貶古今蓋見聞未廣而涉世淺也故古人著書多在暮年

財以不蓄為富官以不顯為貴名以不彰為譽施以不報為惠

伍胥奔吳而漁父辭劍文天祥趨儀真而舟子辭金必皆賢而隱者重義輕利異世同符惜當時不著其名而史不之載

安貧儉用不免于人多事求羸祇以自苦豐約窮通命中素定故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東坡自元符三年已往不過一爵一肉有尊客盛

饌則三之可損不可增有召已者預以此告之一

曰安分以養福二曰寬胃以養氣三曰省費以

養財

有賓主之敬雞黍可以爲大享豈在簫韶有淑柔之德荆苧可以行婦道豈在組繡

蘇掖嘗置別墅與售者瑣瑣爭直其子在傍曰大人可增少金吾輩他日賣之亦得善價也父愕然少悟世人知此可免營造矣

劉原武拾遺金還失者後父子皆登第還金本出無心福善自有隱報觀此不但可以勵人亦可以

談天

祝虛齋先生之鄰莫氏嘗以屋售先生固止之且周其乏常云我能顧恤鄰人卽我家人也何必取其地然後爲我有今之處鄰者欲吞噬以爲已有其心之廣狹何如

陸務觀云爲善自是士人常事今乃邀身後福報若市道吾實耻之

元伯顏南征還詩云檐頭不帶江南物只插梅花一兩枝其潔操何愧曹武惠行李蕭然也但惜江南梅花携之塞北耳使江南將相有伯顏者此梅花或可留得

劉南坦家貧不能結樓文徵仲爲作神樓圖楊升庵繫之以曲此畫與曲至今爲人寶玩足垂不朽文徵仲嘗戲語人曰吾力不能砌齋館皆於印上起造亦此意也

祝虛齋先生私居未嘗服統綺惟麤布舊服每飯必以精者奉親而已與子食麤糲謂教兒輩不宜習肥甘也

古之有言責者計萬世是非不計一時榮辱論天下利害不謀一身利害非不知言之害不言之利然而必言之者以天下從義不以天下從我也

徐子權峽江人洪武十八年進士官比部郎靖難師起聞練子寧死從容賦詩曰翹

謝京國飛魂

歸故鄉遂自縊可謂從容就義者矣

祝虛齋先生平居有皆師錄善者書名不善者惟

舉事以示戒一日計偕北上有同行病胡臭者衆皆慊憎先生獨與之同臥起其心與度可量哉凡奴僕得罪於人者不可恕也得罪於已者可恕也
胡端敏云瞞人之事弗爲害人之心弗存若世人皆然可追直道還古風

治本

方遜志云貧國有四而荒凶不與焉聚斂之臣貴則國貧勲戚任事則國貧上好征伐則國貧賄賂行於下則國貧富國有四而理財不與焉政平刑

簡民樂地關上下相親昭尚德此富國之本

民者邦之本財者民之命傷其財則傷其命傷其命則傷其本

凶年則人君減膳白虎通曰一穀不升徹鶉鷄二穀不升徹鳧鴈三穀不升徹雉兔

漆器非延叛之物桀用之而叛玉杯豈招亡之具紂用之而亡侈麗之源不可不遏作法於儉猶恐其奢作法於奢何以制治君國尚然况黎庶乎尹文云人君之事無爲而能容下夫事寡易從法省易因故民不以政獲罪也大道容衆大德容下

聖人寡爲而天下理

輦轂之下先彈壓郡縣之治本惠養

天下事可行於古可行於今如夏時周冕之類可行於古難行於今如井田封建之類可行者行之則民樂其利難行者行之則民受其患君子貴酌時措之宜

國之將興也百官有司貌若違異而心則同於盡職國之將亡也百官有司貌若諧和而心則各爲競進

周公且曰吾不如者吾不與處累我者也與我齊

者吾不與處無益我者也惟賢者必與賢於己者處賢者之可得與處也禮之也主賢世治則賢者在在上主不肖世亂則賢者在下

朝廷以科目取士使君子不得不爲小人若以德行取士使小人不得不爲君子

因喜用賞賞不必當因怒用罰罰不必當故王者無私喜無私怒然後賞罰當而天下平

取民近貪刑民近殘行師近亂獨尊近亢厚族近私然而天下不爲厲者知其不得已也君人者懣焉而以不得已之心行之善矣

天下無不可變之俗無不可與爲善之民易刀劍而牛犢易淫污而識父子夫婦之道亦存乎人耳故曰無迎而拒民莫不與無望而畏民則無懟凡興廢補敝鎮躁舉劇安常習息者不能爲瞻前顧後者不敢爲惟性定之人知有國而不知有家知有君而不知有身則天下無不可爲之事

任事者當置身利害之外建言者當設身利害之中
魏文侯云人始入官如入晦室久而愈明明乃治治乃行

居官者廉不言貧勤不言勞愛民不言惠鋤強不言威事上盡禮不言屈已欽賢下士不言忘勢庶乎官箴無忝

張仲以孝友入佐天子君陳以孝友出尹東都大舜以孝友爲天子孝友全而自行備矣

荀卿之危態臣也甚於篡孟獻子之罪聚斂臣也甚於盜噫其真有所警夫

居官者心公則自若居廉品格亦自高終不及公而自廉也又有恃廉而傲且刻者則爲廉之累更多

語云至察無徒平易近民察非明也故人受其病
平易則自能生明故可得而近之

大臣斥苞苴則人服無私而位望自重避權勢則
人不歸恩而怨讟亦輕

范蜀公云仕宦不可廣求人知受恩多難立

朝矣

朝廷設耳目之言有觸犯必曲賜含容以養其

剛直之氣然後遇事敢言若摧折過甚將使諫臣

喪氣卒然遇大利害大奸惡皆將蔽而不聞矣

狂夫之言明主擇焉今則不然言者不狂聽者不

明使夫不明擇於不狂是以萬聽而萬不當也

人主宮闈中事臣子不可過爲排擊故孔子不止
魯之女樂管仲不去齊桓之六嬖四姬古之賢聖
皆有深見今之少年多喜排擊吾懼國本因而動
搖也

韓億見諸路職司拮拾官吏小過輒不憚曰今天
下太平主上之心雖蠹魚草木皆欲得所奈何錮
人於聖世乎

羅豫章云朝廷大奸不可容朋友小過不可不容
若容大奸必亂天下不容小過則無全人

崔亮以資格用人使不動馳競爭先亦是良法使

後人不得不祖之若能先才望而後資格方有實用宋學士丁度對仁宗云承平無事則守資格緩急有大事大疑則先才能此可以救資格一定之弊

范文正公云人有才能而無過朝廷自應用之若其實有可用之才不幸陷於吏議不因事起之遂爲廢人矣

擇士者猶工師之擇木不先道義之賢而詞藻之工是取猶舍合抱而求拱把也

元凱良矣然無堯舜不舉伊周忠矣然無湯武不顯故曰賢人得君以有爲

劉炫曰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官事不省而望從容可得乎

民生之休戚繫守令民情之通塞繫臺諫欲守令盡職如古之獎廉吏欲臺諫盡言如古之賞

諫官

君子任一郡邑之寄操御下之權非欲民畏也冀使豈弟之意默運於綱紀法度之間斯民陰被其德耳故善爲政者不恃其有可畏之資而恃其有可愛之實

治民之道在禁游惰以一其志勸耕稼以散其業

游惰禁則土著固而避勞就逸者無所容耕稼勸則農業崇而棄本逐末者不得縱由是賦役可均國用可足

守令廉則心清而才自練達能則通變而事不留滯廉固尤要能亦不可少若廉而且能卽古之循吏何加

勸農固在經其時樂其事有一中丞治徐州百計勸農人莫肯應故農不必勸惟輕賦遏訟乃勸農之術

救荒不患人無奇策只患無真心有真心卽有

奇策

民有欲心見利則動聖人不能禁民無欲也故有禮以節之以刑威制萑符者是暫時作用以重農發廉耻者是弭盜本領

財者民之脂膏公家之賦稅有常數私門之苞苴無定額斯民竭地殫廬不足以滿其欲爲人上者奈何不惜

朱子曰凡民有患難勢可言於官則爲言之不可言則多方救護之今爲民父母行政視民疾苦畧不顧恤與古人之用心何天淵哉

孫廉云發奸摘伏惟勤而清清則憲綱自行勤則事無不理

禮之屬三千刑之屬三千出一禮入一刑間不容髮是懷刑莫若秉禮

薊州鐵冶皆鬼薪城旦耳顧十九斃命此必司法者委宛其間庶得議獄之意

凡天下事慮之貴詳行之貴力謀之貴衆斷之貴獨

居官受囑固爲非理然有意於却而倨傲狠戾是之謂激有意於受而不顧是非是之謂隨要在好

察邇言因言揆理應之以一心可也

書曰罔違道以干百姓之咎罔拂百姓以從已之欲然三代而下惟恐不好名故後之仕宦若拂人從欲人或非之違道干譽莫或非之今并干譽者亦寡哀哉

人有恒言有治人無治法治人能通其變治法惟守其常

今之仕者飾言詞習恭遜是以佞能專矯激立聲名是以詐能假親知胥黨援是以勢能私餽遺資請託是以貨能予皆弗能也

楊文襄公云爲政在省事不在多事在守法不在變法在安靜不在紛擾在寬簡不在煩苛良醫治無病之病故人常在生也聖人治無患之患故天下常太平也

昔人有言聽言不可不廣廣則庶幾其無壅擇言不可不審審則庶幾其無誤

漢以經術求士士爲青紫而明經唐以辭藝取士士爲科目而業文今之人才卽古之人才所以勵其志趨使進於道德者其機則在上耳

療病者貴治其原不在巫祝民者貴防其蠹不

在刑威

恐者衆妙之門居官亦以恐爲貴凡事之來且恐則或剛或柔自有可處若一時不能恐則無所處故一切法無我皆得成於恐

用法不可大寬寬則人不知懼施恩不可太過過則人不知感

相臣執政與國同休任用匪人則憑藉寵靈擅作威福植黨罔上懷奸誤國君子必被其禍生民必罹其毒

大臣一言一動須合天下之公不宜拂衆論執已

見斯民受其利國蒙其澤

吳芾云與其得罪於百姓不如得罪於上官李衡云與其進而負於君不若退而合於道二言合之可作出處銘

視含哺鼓腹之民若瘡痍之未瘳視耕食鑿飲之民若呻吟之未息其於政也幾矣

政以宜民俗所未厭不必輒改俗所未安不宜強行

天以民立君君以民建官士以民行道故有司之務無一不爲民也長民者獨簿書賦稅是急而虐

用其民亦未之思耶

存一念愛民時便是愛已有一步進德處勝於進官

赤子不能言母能中其欲者得赤子之心也民能有言有司往往障拂其口失民心矣

人有言亡國之止不可以言智敗軍之將不可以言勇然百里奚去虞而虞亡之秦而秦霸韓信去楚而楚敗之漢而漢興此又不可以槩論也在用與不用之間

吳武陵云霆砰電射天怒也不能終朝聖人在上

安有畢世而怒人臣耶

錢公良則語卷上終

孫錢希淳重較

